



艺苑



人间物语

诗境花语栖凤凰

王梅芳 文

2019年10月12日至11月15日,“诗境花语——宋惠民、陈桂芝伉俪作品展”在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举办。本次展览由辽宁省美术家协会、鲁迅美术学院、无锡凤凰画材集团主办,凤凰艺都美术馆承办,共展出宋惠民的油画、陈桂芝的水彩画八十余幅。这对夫妻的画,放在一起对应展出的感觉是相当奇妙的,共同点是唯美、大气、潇洒,有出众的力量感。

画家、著名作家冯秋子对这对夫妻的画大为赞赏,说:“宋先生和陈老师的作品让我大为震惊,他们俩在画里显现了圆满的艺术修养,画里有对生命的触及和唤醒的力量。”

这力量是潋滟在寂寞中的旋舞。通常的艺术规律是艺术家在创作达到一定高度之后,会出现平行移动或者抛物线性下跌,而宋惠民与陈桂芝的艺术创作正稳稳地成长,他俩的成长性是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做支撑。从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力来说,宋惠民是名实相符,以诗性油画闻名,陈桂芝是实大于名。

宋惠民的生活道路非常单纯,他1937年生于长春,从1954年到鲁迅美术学院附中读书,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,附中毕业到学院油画系读书,毕业后留校任教,后任油画系主任、院长、院长兼党委书记,退休后,他画室、家,也在鲁美院子里。所以,界定宋惠民的形象比较容易,中国油画协会主席詹建俊先生说:“在中国美术史上,宋惠民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全景画时代。”宋惠民领导创作了中国第一幅全景画《攻克锦州》,第一幅表现中国古代军事题材的全景画《赤壁之战》,在鲁迅美术学院创立了大型绘画工作室,培养了一支专门绘制全景画的队伍,对中国的全景画创作几乎包圆。

宋惠民的油画品质跟他的业余爱好有密切的关系,他爱读书,爱音乐,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修养融会在他的绘画作品当中。联想非常奇特,诗意而又纯净。他画的是油画,却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脐带来成长,打通中西,结合现实人生经验来观照中国的油画艺术,有非常迷人的主观视线。他的画与文学之间有紧密关联,在观看时是一个延展性的联想过程。朱乃正先生用四个字总结了宋惠民的艺术内核:诗心化境。

宋惠民人的魅力与他画的魅力融为一体,主要体现在他的激情与超脱,这两者奇迹般地在他身上融合一起。

激情表现在他的画里:到处都是蓬勃的生命,到处洋溢着生命之趣味,他用激情构筑了一个诗意的世界;超脱是他一直保持着心灵的安宁与清静,保持自己的自尊自爱,不为时势左右。他的作品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和他心灵的悉心酿造,自然积淀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成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我走在追求艺术经典的路上。”

宋惠民说:“很多人都以为我在陈桂芝艺术创作上,给予了很大的支持,岂不知,她给我的帮助更大。从画上也能看出来,她在创作上很大

胆,敢破敢立。她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,让我更投入到创作中。”

的确,好奇而大胆的玄妙气息一直贯穿在陈桂芝的水彩画中,看她的画,让人恍惚觉得她是花神附体,花卉的野性生命力窜动在她笔下的花朵上,她的画呈现出一种洒脱的品质:收放自如,化规矩于无形,一洗历来画家对花卉甜熟灵巧的刻画之美,而是以超乎寻常的灵动的面目出现。

陈桂芝的绘画创作,少有恢宏广阔的主题性创作。用汪士慎的话说:一生心事为花忙。她所创作的题材有两种,一种是花卉,另一种还是花卉。之所以这么说,不是有意模仿鲁迅,是我根据她的画法不同所分的,她前期喜欢用综合材料来画水彩画,后期是写意的纯水彩画。陈桂芝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,又在沈阳被单厂设计画布二十几年,她将工艺的创作融于水彩画当中,她将蜡笔的线条与水彩的流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创造出了一种属于她自己风格的水彩画,她说叫作综合材料水彩画,她的创造丰富了水彩画的面貌,将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看陈桂芝的综合材料水彩画,仿佛能看到陈桂芝缓缓创作的过程,这种画没有那种瞬间爆发的灵感,给人以缓慢的思索感,能感觉到她艺术上的克制,以及思考成熟后的大胆呈现。宋惠民说:“陈老师在作品没有完成之前,不断地在完善自己的构思。”

宋惠民身上有许多从小培养起来的优雅,衣着干净得体,谈吐举止含蓄、幽默,生命中浪漫诗人的激情,升华为纯精神的美学,转化为油画作品。生于1939年陈桂芝神态纯净、气韵优雅,雪白的头发没有一丝杂质。可以看到陈桂芝生命的自在宁静,她如此美丽、典雅、和善,这种容貌是被爱情和艺术生活滋养出来的,一看便知,她受到了生活的厚待。这份厚待与她的夫君宋惠民紧密相连。他们俩在鲁迅美术学院读大学期间相遇,毕业就结婚,相知相爱相伴了一辈子,真挚坚实的爱情,使他们外在气质都一样了:纯净中有一种完美的修养和力量感。

与陈桂芝相比,宋惠民在社会上担任了很多职务,他需要为这些职务付出精力与时间,在创作的连续性上,做不到像陈桂芝那样的心无旁骛。

陈桂芝专注于绘画,其他的事儿都是宋惠民替她打理,所以,宋惠民绅士地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,先给太太出画册,先给太太于2009年在中国美术馆办画展,2012年,宋惠民自己的个人画展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,大型画册《诗心化境》也同时出版。这次受凤凰艺都美术馆馆长邹芳的邀请,夫妻同来无锡联展,算是夫妻双双下江南。鲁美党委书记王慎十曾说:“宋惠民牵着陈桂芝的手,是鲁美的一道风景线。”今年金秋,这道“风景”来到了无锡,让无锡人在诗境里聆听花语,应该是无锡热爱艺术的人一次不可重复的美好记忆,或者是秋子所言的唤醒。

家乡三章

苏洪祥 文

炊烟

炊烟和朝阳一起升起,揭开了山村一天的序幕。

那时,“日出而作”古风尚存。起得最早总是阿婆。于是,一个个烟囱,冒出道道炊烟,其色灰白,其形袅袅,随风飘散,融入万里蓝天。

晨风中,散发出山柴的芳香。故乡习俗:立秋日开山。男女劳力,扛起扁担,拿起镰刀,爬上村西的花山,割茅柴、修松枝。一秋下来,劳力多的门前场上,一捆捆山柴、垒起一大堆,可烧上大半年;剩下的,可以挑到峭岐街上卖,换回油盐酱醋钱。

那散发着带有松脂香的炊烟,是故乡在我童年生活中,留下最有诗情画意的印象:高高矮矮的烟囱里,在大致相同时刻,不约而同升起了道道炊烟。狗吠、鸡啼、鸟鸣……是山村的晨曲。

那时火柴叫“洋火”,山村里还是稀罕物。一般人家,都是用纸楣头点火的。用火镰敲击火石,溅出火星,火星溅到纸楣头灰上,啜起嘴巴,“噗噗”吹几下,纸楣头就被点着了。父亲死得早,家中没有了吸烟的人。所以,母亲常会叫我到邻家去“凑火”。我从灶下竹管里,取出纸楣头,走到场中央,看到哪家烟囱在冒烟,走进“孃孃”“阿婆”乱叫一起,自去灶膛里点火,便可回家交差。

如今,家家早已用上煤气灶,土灶已不多见。即使有土灶人家,也不是天天开火,一般要到节假日,那袅袅的炊烟,才会重现在村庄的上空。回故乡时,偶尔与它相遇,如见久违的好友,是无比的亲切。

邓丽君演唱的《又见炊烟》,我是百听不厌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。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。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”邓丽君曼妙歌声,犹如袅袅炊烟,也随风逝去了。美好的事物,似乎往往都不长久,令人叹息。

星空

在高楼林立的森林里,望着被光污染的天空,我总会情不自禁思念起故乡的星空。

站在家门口土场上,大半个星

空,会一览无余呈现在眼前:深蓝色天幕上,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。正像有首儿歌中唱的:“青石板上钉铜钉,一颗钉,二颗钉……”那道宽宽的银河,横挂在偏西中天,牛郎、织女星,隔河相望。那明亮北斗七星,似勺柄,绕着北极星转,昭示农事节气的变化……

夏夜,我最喜欢卧在门板上,眺望那璀璨的星空,陷入沉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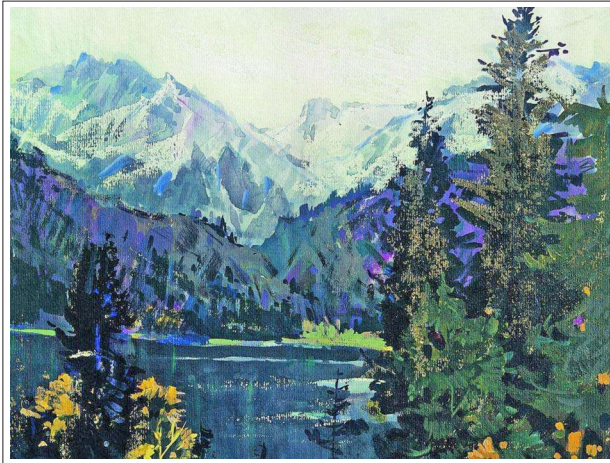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早亡,带走了少年的天真:不会去追逐流萤,不会去玩“躲猫猫”,弥漫在心头,是无边的忧伤。不经意间,泪光和星光连成一线。只有当拖着长长尾巴流星,划过天空时,村民不约而同发出一片“嘘”声时,才把我唤回现实。流星,村民称之为“祸殃星”。“天上掉一颗星,地下死一个人。”那一片“嘘”声,就是为了赶它快落到别地方去……

曾读过郭小川长诗《望星空》:“千堆火,万盏灯,不如小小一盏星光亮。千条路,万座桥,不如银河一节长。”宇宙里,该有多少星星啊,它们,是地球的姊妹……

秋声

秋夜,令我无限怀想的,除满天星星外,还有的就是虫鸣。故乡房子虽矮,它四周却围有高高低低的树。在树叶间,在草丛中,在豆架上,此起彼伏的秋虫的鸣叫声,汇成一支美妙的小夜曲。落纱婆的歌是短促的,纺织娘的歌是曼妙的,金铃子的歌是清脆的。墙根下,土石间,蟋蟀的吟唱,渲染着秋的萧瑟,正像一位台湾诗人所说的,它能引起劳人感叹、秋士伤怀、独客喟叹、思妇哀怨、旅客思乡等情愫。令人称奇的是:这秋虫的合奏,它的高低、宏细、疾徐、作歇,仿佛是经过乐师的严格训练,有着卓越的音乐家在指挥……所以各色秋虫声,才组成了这样一部美妙绝伦的“小夜曲”,慰藉着辛苦的村民。

故乡与母亲一样,与生俱来,无法选择。于是,乡情、乡音、乡恋……融入血液,成为永恒的回忆,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”人的一生,其实比炊烟、比流星,比秋声,要短暂得多。但是,如能像炊烟、流星、秋声那样,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趟了。



天山天池

油画 宋惠民